

刚刚收官的电视剧《父辈的荣耀》，带着观众回忆了上世纪90年代温情又朴实的生活。该剧将背景设置在东北的三道沟林场，以贴近普通人的视角，细腻描摹了林场里老中青三代一家人的日常，让观众在怀旧的氛围里了解林业的沧桑巨变，在小人物的命运沉浮里感受林业改革的大历史。



热播年代剧《父辈的荣耀》口碑佳 精彩群像戏演绎时代变迁

记者 宋说

故事写实接地气

电视剧《父辈的荣耀》以上世纪90年代林业改革为背景，以生活在三道沟林场的伐木工人顾长山一家的生活轨迹为故事主线，带领观众回望林业变迁的历史进程。剧中的三道沟林场位于东北地区，因此整部剧充满浓郁的东北地区工人家庭的烟火气。剧中，嘹亮的伐木号子，嗡嗡响的切割机刨出木屑乱飞，随着“顺山倒喽”的吆喝，树木轰然倒地。在顾长山一家以及其他家庭的日常生活中，关于林业改革、治理、建设的主线故事初露端倪。

主要人物承载了剧集的大半烟火气。陈兴杰被顾长山收养，是因为父亲意外去世，母亲去南方谋生。梁凤勤不能回自己家是因为超生会导致后爸下岗。刘自强的爸爸被逮捕后，他也没有了家。在演员精彩的演绎下，剧

中人物的经历充满戏剧冲突但也足够写实接地气，就像是观众身边某个亲戚的亲身经历。

《父辈的荣耀》前几集主要聚焦了林业的萧条，以及林场工人面临停薪留职的困境，剧集开头的剧情充满苦难，好在有浓厚的温情进行包裹。比如顾长山作为队长被迫宣布很多职工停薪留职，不少工友因此对顾长山心有怨言，但当他的孩子顾兆喜眼睛受伤需要支付昂贵的手术费时，工友们又纷纷上门送钱。顾长山突发心脏病住院，同事们集体筹钱帮他渡过难关。顾兆喜意外坐牢需要赔偿受害人家属，陈兴杰偷偷用自己准备买房子的首付款帮家里赔付……在庞大的时间线里，电视剧《父辈的荣耀》将小人物的点滴生活融入时代变革，故事有现实温度又有文人气息，透出年代大剧的风采。

年代剧的迷人底色

《父辈的荣耀》把人物关系铺垫得很细

腻，虽然不比《人世间》那般宏大叙事，但已经将主要角色的经历讲得跌宕传奇，又能让观众感同身受。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综观时代变革，一直是年代剧的核心特色，比如备受观众好评的《正阳门下》，主角韩春明从插队、被工厂开除、收破烂，到后来成为成功的企业家，这条鲜明的人物成长线呈现了小人物在时代巨变中的奋斗，是最打动人心的故事线。年代剧《山海情》里的女性角色水花充满悬念的命运走向，也成为该剧主要的话题点之一。在《父辈的荣耀》里，陈兴杰成为后半段的主要人物，剧集讲述了他从寄人篱下，到成为923工队走出的大学生，再到创办公司成为老板，人物成长线非常精彩。

把某个人物的成长讲得细腻出彩，是年代剧的精彩看点之一，以大家族、多家庭的形式，呈现特定年代背景下的市井百态，也是年代剧吸引观众的方式。比如经典年代剧《闯关东》，就是以朱家五口人的故事作为开端，他们在历史变迁下各自遭遇的起伏，

如卷轴一般慢慢铺开。年代剧的另外一部代表作《大宅门》也是以家族为背景，人物经历令观众为之唏嘘。《大染坊》《大江大河》《乔家的儿女》等年代剧佳作，都是因为精彩的群像戏而备受好评。《人世间》导演李路曾多次提到“四梁八柱”，指的就是精彩的群像戏。

《父辈的荣耀》里精彩的群像戏，集中在被顾长山和那存花收养的5个孩子中，他们的生活各有看点。更可贵的是，家庭成员之间的戏剧冲突，还与林业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。梁凤勤入职林业局之后的第一件事，是暂停三道沟林场的砍伐，这让以伐木工人身份为荣的“大爷”顾长山难以接受。陈兴杰考上南方的大学准备远走高飞之前，本来留下了决定不再回来的“绝笔”，却又因为看到林场发展的瓶颈、护林员大哥的苦难，决定用自身所学回来建设林场。这些人物的悲欢离合是引起观众共鸣的关键，质朴的人物，细腻的情感，才是年代剧最迷人的底色。

风格特点是平、淡、静

《不虚此行》让人看得“云里雾里”

记者 宋说

穿插叙事很费解

电影《不虚此行》的主角是由胡歌饰演的闻善，他原本是个落魄的编剧，误打误撞成为一名写悼词的人，日常工作是通过家属的叙述，用悼词还原死者的生平。闻善因此遇到了许多人，比如执意追寻网友死因的网络配音博主、抗癌成功又最终不敌死神的老阿姨，闻善治愈着身边的人，也逐渐找回了人生的方向。

闻善的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谈，像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网络用语“i人”（指性格比较内敛、内向的人）。他对待客户礼貌而拘谨，被人吐槽“太客气了办不成事”，他“偶尔笑一笑代表很高兴，看起来不那么高兴就是一切正常”。电影的故事就像主角闻善的性格一样，平淡且内向，拥有很“i”的气质。故事没有戏剧性的冲突，就是闻善遇见了为自己预约悼词服务的方阿姨，为亲人预约悼词的王先生、万家兄妹，为离世网友讨要说法

的邵金穗，为同事约写悼词的创业者老陆，闻善靠近逝者、了解逝者，为他们写悼词。故事用穿插叙事推进，这种手法对于平淡的《不虚此行》显得有些跳脱，导演刘伽茵对这种创作进行过剖析，“对我来说它（穿插叙事）是唯一的方式，它是最接近我们生活真实性的一种结构。”

片中的穿插叙事是对生活逻辑的一种还原手法，如果有更多细节对穿插叙事进行配合，或许能带给观众更多力量和共鸣。可影片仅停留在对内敏感的角色闻善的一种抒情，让情节安排只是“遵循真实性”，在大部分观众眼中，它“像雨像云还有雾”，观看理解起来是一种挑战。

情感上无法共鸣

电影《不虚此行》此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时就备受关注，胡歌凭借此片获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奖，导演刘伽茵获得最佳导演奖。当时影片在上影节放映时，不少观众对《不虚此行》的评价是“质感像是日本电影，治愈又有点丧”。

有电影学者看完《不虚此行》后评价说，“摄影是韩国电影拉片课风，故事是日本拉片课风，台词像编剧课的PPT，听着不挨边，得思考着才能连得上。”《不虚此行》给观众带来这样的观感，大概是因为导演刘伽茵对闻善这个人倾注了太多的个人映射。片中主要表露了个体潜在的创伤性心理，讲述的是内向敏感的编剧闻善，如何通过几组逝者和逝者的亲友，逐渐接纳不完美的自我，继续向前的开悟过程。主角是一个写悼词的人，这样的设置算新颖，但观众期待通过角色看到对身边社会话题的巧思，从而引发大众的共鸣。影片中其他人物群像的设计，除了展示各自的人生或困境，主要目的都在于呈现闻善的内心变化，这种极致刻画某一类人群性格的故事，只具有“自愈”的效果。影片对“内向”太集中的关注，使得情感上没有太多的大众审美价值，做不到普遍认知里的“治愈”。

《不虚此行》上映后无法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，创作者对大众审美与个人表达之间的拿捏几乎是失衡状态，当它站在被大众审视的聚光灯下，这部气若游丝的文艺片当然显得太没味道。

电影《不虚此行》上映一周，票房刚过2000万元，该片被不少观众评价为“云里雾里”。这部“和风细雨”的文艺片聚焦写悼词的人，题材新颖，却掀不起大规模观影的热潮，因为平、淡、静风格的表达，让很多看过影片的观众琢磨不出味道。

